

儿童文学
金牌作家书系

無法抵達的渡口

张国龙 著



儿童文学
金牌作家书系

無法抵達的渡口

● 张国龙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 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法抵达的渡口 / 张国龙著. -- 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8.6

(《儿童文学》金牌作家书系)

ISBN 978-7-5148-4710-9

I. ①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小说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93822 号

WUFA DIDA DE DUKOU
(《儿童文学》金牌作家书系)

出版发行: 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责任编辑: 汪玥含

封面绘画: 尧立

内文插图: 李思思

责任印务: 厉静

著者: 张国龙

美术编辑: 高煜

责任校对: 李静

社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

邮政编码: 100022

总编室: 010-57526070

传真: 010-57526075

编辑室: 010-57526286

发行部: 010-57526568

网址: www.ccppg.cn

电子邮箱: zbs@ccppg.com.cn

印刷: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60mm × 980mm 1/16

印张: 13.75

2018年6月第1版

201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字数: 154千字

印数: 10000册

ISBN 978-7-5148-4710-9

定价: 26.00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 (010-57526718) 退换。

目 录

001 第一章 蜀人碑

037 第二章 黛溪嘴

094 第三章 立梁石

135 第四章 红树林

169 第五章 黄渡口

202 评论 凡俗“英雄”与时代之痛
——读张国龙《无法抵达的渡口》

208 后记 河流、古镇和家





1

薄雾，隐隐绰绰。江风，时断时续。南市三月初的清晨已没了寒意，街巷里飘散着鲜嫩、清新的早春气息。拥挤在大街小巷的草木们，实在是憋坏了，迫不及待，愣头愣脑地冒出了新芽。刚刚从更南的南方赶回的鸟儿们一点儿也不见外，把南市的角角落落鸣叫得春意阑珊。被囚禁了一个冬季的阳光总算推开了厚重的云层，笑意渐渐浸染了南市灰白、混沌的天空。

离学前班上课还有 15 分钟，梁丽珍牵着女儿李诗韵匆匆走过蜀北广场的蜀人碑。不经意瞥见蜀人碑下独自站着一个小小的男孩，浑身上下脏兮兮的。

“谁家把娃娃弄成这样？娃娃的爸爸妈妈肯定外出务工了。娃娃跟着爷爷奶奶过，就会弄成这个样子！唉！”梁丽珍瞥了眼男孩，不

禁嘀嘀咕咕。

元宵节一过，年，立即就没了滋味。浩浩荡荡的民工潮倏然落潮，南市便复归冷冷清清。最为嘈杂的蜀北广场嗓门儿突然就变窄了，最为拥挤的向天门码头一夜之间似乎就变宽了。那些青壮年男男女女大多蓬头垢面衣衫不整，或背着或扛着或抱着大包小包，成群结队穿过蜀北广场。或在向天门码头登船摩肩接踵沿江而下，或在蜀北长途汽车站乘坐大巴汛期般涌向更南的南方。他们在那些压根儿就不属于自己的陌生城市里惶惶然，努力寻找着营生的一丝光亮。南市原本是他们的家乡，但这里却容不下他们哪怕是一个鼓鼓囊囊尘土扑面的蛇皮口袋。他们只好把自己变成一只只忙忙碌碌的候鸟，以春节为起点和终点，行色匆匆辗转迁徙于故乡与他乡之间。年复一年，他们殊途同归。

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南市，南市氮肥厂、丝绸厂等主要厂矿企业的工人们大多停薪留职，或买断工龄，自谋出路。南市的农民们大多将土地抛荒，呼朋引伴盲目地撞向中国南方的沿海大都市。因此，南市的常驻人口所剩无几，且多为公职人员、老人和孩子。

这是一个中坚力量严重匮乏的地方。

这是一个稚气和暮气过剩的地方。

这是一个很少喊“爸爸”“妈妈”的地方。

若干年后，“留守儿童”这个特殊的群体在此蔚为大观。“留守”这个词精准地注解了南市这样的中国中西部地方新生的内涵和外延。

梁丽珍下意识抓紧了女儿的手，再一次笃定没有南下打工是绝对正确的选择。半年前她还是丝绸厂的纺织女工，和她要好的谢曼玲等几个密友同她一样选择了买断工龄，但她们春节后大多汇入

了声势浩大的“百万川军”民工潮。她选择留守的理由似乎很充分，老公在税务局上班，至少有一方收入稳定。况且，女儿一听说妈妈打算去遥远的深圳打工，每天晚上会哭醒两三次。再说了，不单是女儿离不开她，她也撇不下女儿。五年来，她没有和女儿分开过哪怕一个晚上。偶尔加班深夜归来，摸摸女儿温柔的小脸，闻闻女儿香香甜甜的气息，不管多么焦虑都能心安理得沉入梦乡。

轮渡清脆的汽笛声吞没了女儿甜腻腻的“再见”，梁丽珍微笑着缓缓转身往回走，扭头撞见矗立在不远处嘉陵江边高高的向天门码头，笑意便倏然消退。冷也好，热也好；苦也好，乐也好；忙也好，闲也好。唯有向天门码头一如既往不动声色气定神闲，仿佛世间万物皆安好如初。殊不知许许多多的人事物景已经悄然改变，甚至面目全非。

煦暖的阳光已经彻底将南市唤醒，满街慌慌张张的自行车铃声似乎在向梁丽珍炫耀，它们的主人没有失业下岗，必须匆匆忙忙奔向工作岗位。醋意酸意混杂着愤懑和委屈，顷刻间在她心中汹涌澎湃。她才三十出头就被迫下岗，一夜之间就沦为不折不扣的家庭主妇。当年，她高中毕业招工进入丝绸厂，那可是招惹了很多人的羡慕、嫉妒，甚至仇恨。哪曾想十来年过去了，丝绸厂竟然濒临倒闭，必须大面积裁员。也算是老职工了，她自然心有不甘哪。未来在哪里？她看不见一点眉目，沮丧和惶恐便昼夜叠加。

梁丽珍低头蹙眉费力地琢磨如何能够说服老公，说什么都得盘下纸市街尽头那半拉酸辣粉店。一不留神，她就折回到了蜀人碑前。几天前还水泄不通的蜀北广场门可罗雀，她不经意又瞥见了那个脏兮兮的小男孩，他还是孤零零地站着，似乎一直保持着同样的站姿，

仿佛一尊小小的雕塑。

梁丽珍心头骤然抽搐了一下，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。那男孩瘦瘦巴巴，目光呆滞，没精打采地站着一动不动，拘谨得不像是小男孩。黏巴巴的头发没过了耳廓，小脸儿花花的。皱皱巴巴的衣服和裤子歪歪扭扭胡乱套在身上，八成是跟随父母进城务工疏于照顾的孩子。咦？怎么回事？这孩子不着急去上幼儿园吗？孩子的身前身后没有人，孩子跟儿前也没有包袱什么的。不远处倒是有几个衣着整洁全神贯注晨练的老人，一眼便知他们显然和男孩没什么关系。

“谁家的大人咋个这样粗心？自己上厕所去了也不晓得把娃娃带在身边？娃娃跑丢了，或者被谁拐走了，咋办？好在开春了，天气还算暖和，不会把娃娃冻着。要是大冬天的，撂下个娃娃独自站着，多冷啊！唉！”梁丽珍暗自嘀嘀咕咕。

梁丽珍爱怜地打量着那男孩，踩着自己的叹息声穿过蜀北广场。迟迟疑疑，一步三回头，直到看不见那个始终呆立的小小黑影。

2

要不是挚友谢曼玲说上午10点来梁丽珍家里叙别，梁丽珍肯定会拐进南湖公园去散散心。女儿上学去了，老公上班走了，原本不大的家却显得空空荡荡。老公和女儿都不回家吃中饭，料理三口人的家务对她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，手里自然就缠绕着大把的空闲时间。人一闲，就心乱，就心慌。她一直害怕找不到新的工作，但她更害怕不知道如何打发突然多出来的那么多空闲时光。

显而易见，丝绸厂已经成为梁丽珍难以治愈的心病。但是，

她每天还不得不在这里消磨，因为这里有他们一家三口共同的家。说是家，不过是丝绸厂分给她的一居室职工宿舍。整栋楼看上去像一个直棱棱的巨型筒子，职工们便戏称它为“筒子楼”。积年风吹日晒，灰暗的水泥墙早已千疮百孔。筒子楼自然是没有阳台的，家家户户窗前都晾晒着杂七杂八的衣物。花花绿绿，高高低低，长长短短，绝对比悬挂万国旗还要壮观。内衣什么的也肆无忌惮迎风招展，似乎谁也顾不得隐私，似乎谁也不会嫌弃谁不讲究。或许因日久生情，也可能是习惯成自然，之前她至少不厌恶这里的嘈杂、拥挤和潮湿。然而，自从买断工龄以来，她要么不情愿回来，要么回来后就不想出门。楼上楼下，楼前楼后，走到哪里都能碰见熟人。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已经失业了，但她又感觉好像谁都知道她已经失了业。

梁丽珍觉得自己向来就经不了事也沉不住气，倒是特别佩服谢曼玲天生一副直肠子，还有一颗活菩萨心。谢曼玲好像啥都看得开，好像啥都不往心里去。就拿买断工龄来说吧，唯有她一如既往面带微笑，不吵不闹不抱怨，就像是领奖金一样就痛痛快快在买断协议上签了字。失业不过三天，她就决定了举家去深圳打拼。而且，居然还带着3岁的女儿芃芃，居然还带着哭瞎了一只眼睛的妈妈。那阵仗，活像是作为特殊人才被深圳市政府高薪给引进过去了一般，好像搬家和安家的那一地鸡零狗碎全都由新单位给安排妥当了。事实上呢，不过是她老公先她半年过去了，在一家刚刚起步的动画公司朝九晚五。她老公是画油画的，为了生计不得不暂时改弦易辙。虽说收入比内地高好几倍，但扣除房租以及三四口人的日常开销也就所剩无几，勉强能糊口度日。而对于谢曼玲本人来说，一切都还

不过是一个大大的未知数呢。

梁丽珍偶尔只要一想起谢曼玲家的那一地鸡毛就心塞，甚至头就变大。可是，谢曼玲却一如既往风风火火忙进忙出，把每一天都过得有滋有味。

“‘走一步，看一步。’‘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’反正这里不需要我们了，我们也就没啥可留恋的了。‘树挪死，人挪活，天无绝人之路呢’。工作嘛，肯定是会有的。实在不行了，去当环卫工人或者做保姆什么的也是可以的！”当梁丽珍忍不住为谢曼玲忧心忡忡，谢曼玲反倒乐乐呵呵，好像是在劝慰梁丽珍，好像即将举家迁移的是梁丽珍。

梁丽珍起初打算和谢曼玲一道闯深圳，在没有找到工作之前反正可以在谢曼玲那里落脚。她们是高中同学，又是同事，还是密友，自然就不必见外。老公也支持梁丽珍，也算是做通了女儿的工作。出乎意料，还得到了婆婆的应允，婆婆还让李诗韵父女俩儿搬回她家挤着住。临了，还是梁丽珍自己放弃了。

打算独自去深圳打工的那些天，梁丽珍终日魂不守舍。谢曼玲那失踪多年的小妹妹谢曼梅的身影从早到晚都在她眼前晃动，半夜三更她会时常被噩梦惊醒——反反复复做着女儿已经丢失了的噩梦。她笃定，世界上没有谁会比她更爱自己的女儿，没有谁会比她更悉心照料自己的女儿。即使是老公和婆婆，她都觉得不怎么靠得住。女儿就是她的天和地，还可以说是她的命根子。她不敢想象，要是她走后他们一不小心真就把女儿弄丢了，她还能不能活下去。因此，她笃定，在女儿未成年之前必须尽可能小心翼翼地庇护女儿，竭尽所能替女儿保驾护航。尽一切可能规避疏忽大意，一定不能有所闪

失，一定不能让谢曼玲家的悲剧在自己的家里重演。

3

谢曼玲家有姐妹三个，最小的妹妹叫谢曼梅。谢曼梅乖巧漂亮，聪明伶俐，善解人意，人见人爱。她 12 岁就考入了省艺术学校，能歌善舞的她是学校歌舞团的台柱子，小小年纪就四处登台演出。谢曼梅优秀得似乎让父母不偏心眼都不行，尤其是父亲，一直视她为掌上明珠。

15 岁那年，谢曼梅已经出落得亭亭、婀娜。

那年梔子花开时节，谢曼梅随省艺校歌舞团回南市巡演。那时，她在省内已小有名气，在南市更是家喻户晓。印着谢曼梅袅娜舞姿和梔子花般笑颜的海报，张贴满了南市的大街小巷。接连两天晚上，谢曼梅演出完后就跟着父亲回家。第三天，任南市电影公司总经理的父亲出差去了省城，母亲在丝绸厂值夜班，谢曼玲和二妹妹在南市九中住读。也就是在那天晚上，在南市电影院演出结束后回家的路上，谢曼梅失踪了。

从电影院到谢曼梅家所住的南门桥老屋不到一里路！

歌舞团负责人说，谢曼梅跳完独舞《阿细跳月》，卸完妆，大概是晚上十点。她说：“我要立即回家。”团里曾安排人送她，她说：“不用了，这儿我太熟悉了，闭着眼睛都能走回去。5 分钟就到家了，没事儿。”不曾想，从此她就人间蒸发，比冰雪融化还了无痕迹。

那时候，南市有关谢曼梅失踪的谣言铺天盖地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有人说，看见谢曼梅钻进了一辆豪华轿车；有人说，那天晚上好

像隐约听见巷子里有女孩子呼救的声音；有人说，看见谢曼梅坐上了一个帅气的小伙子的摩托车；有人说，谢曼梅被黑帮绑架到了深圳，还有可能被引渡到国外；有人说，谢曼梅被地痞流氓奸杀沉尸嘉陵江……

南市的报纸、电视台和广播电台，乃至每一根电线杆子，都传递着谢曼梅失踪的消息。警方也出动了，四处调查取证，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

等待，等待，泪水涟涟的等待；期盼，期盼，碎心而绝望的期盼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天又一天，始终没有谢曼梅的任何音信。不知不觉，回家的那一里路，谢曼梅已经走了十一年，至今仍旧没有走回家。

那年，谢曼梅那 46 岁的父亲一夜之间便暮年苍苍，44 岁的母亲哭得无法睁开俏丽的杏眼。她家那位于南门桥老街的老屋沉浸在密不透风的哀伤中，所有的家具物什都烙印着愁云惨雾。

谢曼梅失踪半个月后，倔强的父亲不能再待在家中死等了。他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，毅然辞了公职，取出微薄的积蓄，还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具电器，只身踏上了漫无目的的找寻之旅。

那一走，就是三年。

三年间，他沉重而执拗的足迹遍布巴渝大地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大都市也留下了他焦灼、疲惫的身影。挺拔的身板佝偻了，两鬓染霜华，光洁、俊朗的面庞千沟万壑。囊中羞涩，两手空空。

三年后，他回到南门桥老街深巷，木讷地站在老屋门前那棵高大的梧桐树下。破衣烂衫，尘垢满面，回来的，不过是骨架子。魂，不知丢失何处？擦身而过，早已哭瞎了左眼的母亲居然没有认出他。母亲已经从从天而降的巨大灾难中顽强地站了起来，为了供养两个未

成年的女儿不得不拖着羸弱的身躯重回丝绸厂上班。

那是深秋一个昏黄的傍晚，谢曼梅的父亲和母亲三年后重逢。他们在梧桐树下相拥而泣，满地枯黄的梧桐树哑然无语。

父亲说：“我不该去出差！”

母亲说：“我不该去加班！”

父亲说：“不该送她上艺校！”

母亲说：“不该让她12岁就离开了家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并不了解她。我们不知道她在外面的生活，也不知道她都想了些什么，结交了什么样的朋友。”

父亲说：“我不该……我不该……我不该……”

母亲说：“人喜欢的孩子，老天爷也喜欢。红颜薄命，那是她命中注定的劫！”

两个人还在哭喊，但已没有泪。

那以后许多空闲的日子里，两个人厮守在空荡荡的老屋里相对无言，只是眼巴巴地望着门前那条狭长、幽暗的小巷，长时间一动不动。偶尔，探探身，瞪大眼睛，似乎看见了谁的身影。

某一天，他们木然倚门低声交谈。

母亲说：“老谢，我们忘了她吧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”

父亲木讷地点点头又摇摇头。

母亲说：“她和我们没缘分，只能陪我们过十几年。”

父亲只是木讷地点点头又摇摇头。

母亲说：“没见着尸体，说明她还没有死，她一定还活着！她那么聪明的孩子，如果有一线生机，她一定会想方设法活下来！指不定，她啥时候就会回来。”

父亲还是木讷地点点头又摇摇头。

母亲说：“我们三个女儿，但我们对她最好。我们尽力找过她，也对得起她了。我们这个家已经不像个家了，我们不再找了，我们还得活下去。按照佛家的说法，这个女儿我们前世就亏欠了她，今世她投身到我们家，是来找我们报怨的……要是老天开眼，说不定有一天她自己会回来！”

父亲仍旧木讷地点点头又摇摇头。

母亲突然跪在父亲面前哀求：“老谢，你别这样，求你了，你好歹说话呀。你答应我，我们不再找她了，我们不再想她了，我们好好地活下去！家里还有两个女儿，我们都要好好的！”

父亲吃力地搀扶起母亲，终于含混不清地说：“不……不……道（找）……道（找）……道（找）了……”

母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意，三年间第一次苦笑。自打谢曼梅失踪后，母亲差不多就不会笑了。

就在父亲答应母亲不再寻找谢曼梅的那天晚上，父亲吃完饭像往常一样依傍在老屋门口，再一次目不转睛盯着小巷深处。突然，他双腿一弯，瘫倒在家门口。

谢曼梅 49 岁的父亲突发脑溢血，全身瘫痪，气若游丝。从此，他就没能再站起来。

又熬了三年，他恋恋不舍离开了人世。弥留之际他仍旧巴望着门口，撒手尘寰始终没有闭上双眼。

这个刚强而又脆弱的父亲，还在等待他的小女儿回家！然而，他实在是不能再等下去了！

4

前些年，谢曼玲还时不时打开小妹妹那本光艳照人的相册，小妹妹的美丽一次次令她扼腕垂泪。

三年前，她把小妹妹的相册存进了银行。她说不愿一直沉浸于悲伤的往事，也不愿再看见母亲一有空闲就对着小妹妹婀娜的笑颜以泪洗面。她说必须竭力清除小妹妹留下的任何痕迹，必须竭力隐藏让她们睹物思人的任何物什。虽然有些绝情、残酷，但这是她们开始新生活别无选择的选择。

“我们一直笼罩在我小妹妹失踪的阴影里，那种伤痛我们已经背负了很多年。多年来我妈时常流着泪反反复复唠叨：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能奢望她突然回家？她是我们的冤家，我们不要再想她了……我们小心翼翼不再提及她，好像已经把她彻底遗忘。但我们清楚，她的影子仍旧无处不在。我们就是想知道，她现在在哪里？是否还活着？过得好不好？我们就是想知道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也许天和地都不知道……近半年来，我妈不知怎么的又开始夜夜梦见我小妹妹：我小妹妹还梳着离家时的马尾巴，无助地奔跑在小巷里；有时候我小妹妹好像找不到我们家的老屋，凄楚的哭声被工地巨大的轰鸣声吞没，四处是狼藉的瓦砾、断墙……我想，我必须带我妈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，得想方设法让她不再流泪。否则，她的另一只眼睛可能也保不住……也许，离开了，就有了新的希望。说不定，我们还真能在深圳找到我小妹妹呢……”谢曼玲的脸上始终挂着浅浅的笑意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你的选择是对的。虽说当妈的就在孩子身边也不

一定就能保证女儿安全，但陪伴在身边总比不在身边强！孩子没了，家就破碎了，怎么粘贴打补丁都无济于事。每个人的心都被撕裂了，即使愈合了也留下了硬生生的疤痕。更要命的是像我爸那样的人，一旦伤重就不能痊愈……我老公说倒是挺佩服我爸，说我爸用情又深又专，是天底下最令人动容的好父亲。他还旁敲侧击批评我、我妈和我二妹妹，说我们仨选择了逃避，清醒地让自己麻木，甚至冷漠……他说得有些道理，但是，我们要是不这样选择，就会像我爸那样彻底垮掉。我们家已经白白地搭进去两条人命了，总不能一家子全都走上不归路吧？”谢曼玲咬着嘴唇，满脸无可奈何。

类似的话谢曼玲已经和梁丽珍说过数十次，但每一次都会让梁丽珍泪流满面，好像是梁丽珍自己丢了妹妹。谢曼玲反倒平静、坦然，好像讲的是别人家发生的悲剧。

“你真了不起，遭遇了那么大的变故居然还能乐观向上地活着！”梁丽珍满眼满脸阴郁。

“在哪座山上就得唱哪座山上的歌。不乐观向上，又能怎样？我小妹妹已经丢了，我们千方百计也找了，还搭进去另外一个人的命……生活还要继续，活着的人只要还继续活着，就得积极乐观……每天苦巴巴地活着，每天泪汪汪地活着，活着给谁看呢？而且，家里已经阴云密布，我还是老大，我说什么也不能让家里的气氛雪上加霜……”谢曼玲捋了捋乌黑的拉丝头发，神情无比坚定，好像要和谁干一仗似的。

当谢曼玲把钥匙交给了梁丽珍，笑意又回到了脸上。她说：“我们这一走，估计三年五载就不想回来了。拜托了，老同学！这个家就交给你了！”

梁丽珍抹了抹眼泪苦笑着说：“放心吧，我隔三岔五会过去打扫，反正我现在有的是空闲。要是有可能，就租出去，多少可以有些额外收入。”

“能租出去，当然就更好了……哦，对了，那家酸辣粉店你谈得怎么样了？我觉得这是个很不错的选择！只要不怕起早贪黑，一碗粉哪怕赚5角，怎么说也比在丝绸厂挣那几个要死不活的钱划算！”谢曼玲两眼光芒四射，好像酸辣粉店已经开张，客人络绎不绝。

“唉，没那么简单。我老公不是很乐意，他还是拉不下面子呗。不过，这一次我可得自己做一回主，反正我不能圈在家里做全职主妇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有做全职主妇的资本！”梁丽珍眼神渐渐坚毅。

两个人用力击掌，相互感染的笑声也撞在了一起。

谢曼玲提议去南湖公园转转，那里的玉兰花开得很夸张，顺便留影纪念。

5

煦暖的阳光将南市三月的正午烘得懒洋洋昏昏欲睡，临近一点，梁丽珍和谢曼玲手挽着手才意犹未尽走出春色点点的南湖公园。说说笑笑来到蜀北广场，她们打算到向天门码头边儿上的那家“好又来”小吃店里吃酸辣粉。梁丽珍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立马不再说笑，双眼径直扫向蜀人碑。

“啊！”梁丽珍猛地拽紧了谢曼玲的胳膊失声尖叫，活像与眼镜王蛇狭路相逢。“你看你看，那娃娃好像还在那里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”